

武田信玄

风林火山



[日] 新田次郎

著

黄远河译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上

① 风之卷

② 林之卷

武

田

风林火山

信

玄

[日]

新田次郎

著

黄远河译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上

① 风之卷

② 林之卷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ina 新浪读书

Read, we read!
读本好书

新浪读书 book.sohu.com

TAKEDA SHINGEN(1-4)by NITTA Jiro

Copyright ©①②1969, ③1971, ④1973 by FUJIWARA Te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①②1969, ③1971, ④1973.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FUJIWARA Tei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CHINA (P.R.C.).

中文简体字版由日本国文艺春秋正式授权

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版贸核渝字 (2008) 第 0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田信玄 / [日] 新田次郎 著; 黄远河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366-9855-0

I. 武… II. ①新…②黄…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5780 号

武田信玄 (上、下)

WU TIAN XIN XUAN

[日] 新田次郎 著

黄远河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余守斌

特约编辑: 陈丽 刘学琴

封面设计: 吉安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56.75 字数: 1019 千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乱世中的务实主义者（代序）

尾崎秀树（日本文艺评论家、前日本笔会会长）

甲斐国位于山间峡谷，周围环山，中央是釜无川和笛吹川二河流经的甲府盆地，称为国中，其东及南方，称为郡内。

甲斐自古以来是一片牧场，庄园亦始于此。武田家和甲斐国的渊源颇深，发祥地武田庄便是一片牧场。从韭崎渡釜无川，稍向西行，就是武田里。就地理位置而言，是像南阿尔卑斯凤凰山麓缓坡的一部分，称为屋敷（家屋）、旗部屋、金精水、具足泽等，不难想象当时武田馆的宽阔。

馆迹附近的小山丘上有愿成寺，甲斐武田氏的远祖信义，便埋葬于此。这间古寺建于奈良末期，信义再予整修重建，寺内安放三世佛佛像。信义的墓，位于本堂西田圃的一角，是一个高约一米的五轮塔，其上有一株樱树，季节一到便吐蕊盛开，风情万种。距馆迹稍远而位于山麓旁的武田八幡，是信义祭拜的守护神社，后又经信玄重建。静坐在大杉树下的社殿，仿佛在诉说着武田家的盛衰。

不仅是甲府市内，山梨县也有许多武田的遗迹。走到信浓路或三河路等地，仍可看到战争的痕迹。在川中岛尤其能感受到甲、越二军的激烈战斗。

然而，最吸引我的还是武田的发祥地——武田庄，武田八幡的景观，看得到武田家灭亡痕迹的天目山周围，景德院和鸟居畑等地。从信义到信虎的十八代，再经过晴信（信玄），最后亡于胜赖，若想回顾这四百多年的历史，怎能忽略甲州的山川？

武田信义于源赖朝举兵追讨平家，与嫡男忠赖一齐起义，后来追随范赖军。虽然受封为甲斐的守护职，却见弃于赖朝，仅靠幺弟石和五郎信光延续武田的血脉。

武田信虎在十四岁时继承家业，当时的甲斐形势已经不再简单。甲斐国原受武田控制，武田正欲扎根时，却遭反对，激起战国以下犯上的风气。再加上同族内讧，信虎虽获得家督一职，却必须和叔父油川信惠、大井以及栗

原等联合力量对抗。

不过，信虎竟能将他们一一制伏，进而在踞躅崎建馆，在要害山筑城，掌握甲斐一带。当时的踞躅崎馆，就是现在的武田神社。以该馆为中心，有城屋町通、柳町通、增山町通等南北交错，并有山县、甘利、真田、高坂、马场、长坂等将领的房舍相邻。只是这些痕迹现已湮渺难寻。

武田信玄是信虎的长男，生于大永元年（1521年），母亲为大井氏人。信虎大战骏河今川军时，长男诞生的喜讯亦同时传来，因而命名为胜千代。

但是，不知何故，信虎并不疼爱这个孩子。或许这和孩子的母亲是被信虎征服的大井信达的女儿有些关系，也可能是他从日渐长大的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疏远晴信（信玄），亲近次男信繁，这让信繁很为难。

信虎人如其名，像老虎般在甲斐这个舞台上狂跃。或许他是一名优秀的武将，但是人格上却有缺陷。晴信放逐父亲信虎，登上甲斐国守护（军事行政官）宝座，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因为他深信信虎暴虐无道的行为是国人的沉重负担。有些书上记载：信虎放逐，人人称幸。

晴信的第一仗是天文五年的海之口之战。晴信在那一年行冠礼（十六岁成年），随父参加佐久海之口城的包围战。但是，守城将领平贺源心入道并非泛泛之辈。信虎久攻不陷，再加上天寒，只得解围撤兵。晴信频频要求加入殿后军，他在主队撤退之后，带领少数手下，趁夜反击，攻下海之口城。但是，信虎并没有因此而称赞晴信。

有人认为海之口初阵之说，只是虚构。因为武田军攻击佐久是在天文九年，上述时间与此不符。也可能是后人为修饰晴信初阵之说，而加以捏造的。

天文十年，晴信二十一岁（此为虚岁，后同），将父亲放逐到骏河，自己升为国守。或许他认为再不放逐父亲，自己将无容身之处。在对武田信玄的批评之中，这是常被提到的一件事。他的敌手上杉谦信，也说信玄是个不孝之人。在以下犯上的时代，骨肉亲情仍是不容忽视的。

曾经有此一说，信玄为了搜集情报，与父亲商议之后，把父亲送往今川义元处。但根据今川义元的书状，可知此为谬说。

新田次郎的《武田信玄》，从昭和四十年五月到四十八年八月，在月刊杂志《历史读本》上连载了一百回，稿纸长达三千张。以往从未有以信玄为主人公的历史书籍，这篇费时八年多的小说堪称创举。

作者曾经写过数篇以历史为素材的长、短篇作品，例如描写播隆上人事迹的《枪岳开山》，叙述宝永山喷火和关东郡代（地方行政官）伊奈半左卫门抵抗行为的《愤怒的富士》，描述富士讲（富士信仰）中兴祖食行身禄生涯的《死于富士》等长篇，以及短篇作品《绘岛日记》、《梅雨将军信长》、《赤毛司天

台》等。

新田次郎是山岳派作家，除了写作许多和富士有关的作品之外，也唯有他才能在历史作品中发挥专门的气象学知识，并让人感受到他独特的历史观。

《武田信玄》可以说是一本正规的历史小说，人们能在小说中感受到这一点。所谓正规历史小说，是作者尽量追求历史真相，进而勾画出这一时代。凭想象产生历史的作品，称为时代小说。

新田次郎在写《武田信玄》的时候，不仅参考了各种文献，还采访了有关事迹。

“小说《武田信玄》是每个月写三十张稿纸累积下来的。调查时的乐趣，尤甚于写作。只要有空，我就去走访武田信玄的遗迹。

信玄不在甲斐国内设城，一直在他国作战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所以，在长野县、群马县和静冈县等地的取材收获，比在山梨县内丰富得多。”（信玄的后裔数量惊人）

由这几段话，就可明了信玄的转战痕迹。许多解释是一定要到现场探察才能掌握的。新田次郎在这里展现了山岳派小说家的作风，也成为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特色。

《武田信玄》分为风之卷、林之卷、火之卷、山之卷四部，代表了武田旗印中的“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

作者的这部长篇小说，起于晴信决定放逐父亲信虎。晴信之父信虎，滥杀周围豪族，统一了甲斐国，但是他残虐的作风引起乡民的怨恨，使晴信不得不有所决定；再加上信虎考虑让次子信繁继承家业，并对晴信愈发疏远；此外，由于对正室三条氏侍女阿谷的爱遭到阻挠，使晴信心中愈发不满。宿将板垣信方以及一些对晴信期望颇高的家臣们，莫不劝晴信放逐信虎。晴信也认为父亲的乱行背离人心，导致国事纷乱，不能再坐视不管。此外，在出兵小县时得知信虎欲将自己放逐到骏河的今川义元处，于是将计就计，成功地放逐了信虎。作者条理清晰地分析了晴信当时的心理过程，解释他的举动是得到武田家世代将领的支持的。

成为新国守的晴信，无暇沉浸于被父亲遗弃的悲伤中，立即出击諏访赖重和小笠原长时的联合军，获得胜利，奠定了日后与周围豪族相抗衡的基础。在与异性的关系上，晴信在这一时期得到弥津元直之女里美，并与胜赖之母，即諏访赖重之女湖衣姬，展开了一段恋情。阿谷死于肺病，晴信被她传染此病，留下无穷后患。

晴信指挥的强大武田军，并非战无不克，他们也遭遇过盐尻岭之战的惨败教训。但是，他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政治上软硬兼施，成为一位胸怀大略的优秀武将。在“风之卷”中，介绍了他统一天下的野心和热情，以及敌手上杉谦信的兴起。

紧接着在“林之卷”中，对信玄和谦信在永禄四年川中岛大会战，从信玄、谦信、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一举击败今川义元大军）等人的立场加以分析描述，并勾画出其他诸侯势力的想法和行动。晴信在这一时期出家取法名为“信玄”，一方面是哀痛湖衣姬的病故，另一方面也想经由法体来体会佛心。作者对信玄的务实主义，做了精辟的分析。

大型战役绝非孤军所能策动得起的，它必定是结合了几种势力，相互对立、结合、流动，演变而成。优秀的战略家懂得如何掌握这种关系和动向，并在其间适当布局，最后将情势转向最终目标。天才军事家信玄充分发挥这方面的才能，在川中岛战役中也不例外。他对这一场战役的投入，以及对其他势力的安排等，作者都做了详尽的说明。此外，实力在伯仲之间的敌手——上杉谦信，在对决中与信玄迸出火花。作者让武田军在大受打击之后，获得最后胜利。

在描述信玄个人方面，作者也让你同时感受到那个大时代的风云。“火之卷”和“山之卷”，即以稳健的笔法串联在一起。在“火之卷”中，写到信玄进攻骏河时与长男义信不和，并遭义信背叛，但仍继续由骏河出兵到小田原。在“山之卷”中，信玄发动西上军，但为了免除后顾之忧，便与北条议和，拉拢水军，让越中一向宗信徒牵制谦信等，以各种手段来实践心中的愿望。但是，从这个时候起，信玄的健康状况不佳，到了三方原大破德川军时，终于敌不过病魔，壮志未酬身先死。

《武田信玄》详细地刻画了在战争中心度过晨昏的信玄。作者将武田信玄描绘成一个务实主义者，精于计算，能在瞬间展开电光石火般的行动，这也许就是信玄的魅力吧。

新田次郎从涉猎文献、听取古老传说，以及实地勘察中，产生了一些新见解。信虎被放逐的经过、山本勘助的人物造型、川中岛和三方原之战的认识、解释与长男义信之间的不睦等等，都是最好的例子。

在《甲阳军鉴》中，山本勘助是一位著名的军师，但作者将其塑造成今川义元安排的间谍。勘助为信玄的人格所感，誓命效忠，一时之间成为武田和今川的双重间谍，信玄充分加以利用，收集了大量的情报。此人后来成为细作（间谍）的头子，在各地展开活动，在桶狭间战争中，还向信长透露义元之所在。这种假设，便是作者的独到之处。政治，一定需要情报。信玄在调

度军队时，必定掌握了一些王牌，山本勘助便被塑造成其中之一。

对川中岛战役，作者根据对地形的调查，提出异于他人的说法，将两军的行动与雾联系起来。此外又把三方原之战解释成西上途中的一节，也是作者的独到见解。由于言辞合理，被读者欣然接受。

新田次郎的先祖，是諏访氏的乡士。书中提及諏访赖重的女儿成为信玄的侧室，生下胜赖。在武田家灭亡之前，諏访一带一直归于武田氏的版图内。到了德川时期，諏访氏才再次拥有自己的土地。新田次郎可能小时候常听祖父母讲述信玄的事迹，以及先祖跟着武田军在各地转战的故事。对出生諏访的他来说，武田家的兴亡史，当然和他的先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作者在执笔《武田信玄》时，多少会流露其个人的情感。

諏访赖重之女的名字不可考。新田次郎从流入諏访湖的六斗川河口处的衣崎获得灵感，取名为湖衣姬。但是在井上靖的《风林火山》中称之为由布姬，在海音寺潮五郎的《上杉谦信——天与地》中则称其为諏访夫人。

《肉弹》的作者樱井忠温，将军事家信玄喻为拿破仑。主张野战攻城的信玄，也会不断地创造出新战术，把过去个人对个人的战争，发展成集团战斗。上杉谦信的用兵策略为奇袭战法，信玄则采取正攻法。或许是因为他是一位务实主义者吧。

◎ 目 录

乱世中的务实主义者（代序） / 1

风 之 卷

狂飙的日本战国时代，一位少年英豪——

二十岁，他在家老和百姓的支持下，兵不血刃，放逐了无道的父亲。自立为甲斐国主的他，随即以雷霆万钧之势进攻信浓……他努力开疆扩土，往复征战。他的旗帜上写着中国兵法家孙子的名言：“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

他的婚姻是政治性的，然而缠绵的情爱，萦绕着他的胸怀。

武田信玄，年轻的脉搏，充满欲望与野心。

● 001

林 之 卷

智勇双全、用兵如神的战略型武将武田信玄，在平定信浓之后，梦想着挥军西上，一击入都，号令天下。

抱持同样梦想的今川义元首先挥动上京之军，却在桶狭间之役为织田信长所阻。此时能牵制信玄的只有夙敌越后的上杉谦信。

于是，信玄只有迎接与谦信的对决，这就是川中岛大会战。

同时，信玄的爱妾湖衣姬，正在与病魔抗争着……

武田信玄，处在战争与爱情之中……

● 241

火 之 卷

川中岛大会战获得胜利的武田信玄，正一步步走向号令天下的大道。

然而长子义信的想法却与信玄相左，这使得武田父子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最后，信玄幽禁了义信，而决定以爱妾湖衣姬所生之子胜赖为继承人。

继续追击强敌的信玄，进兵关东，逼近小田原城，攻陷骏河府中城。

武田信玄，狂喜地来到期盼已久的临海国度……

● 451

甲州、信州全域已入版图，一方之雄的武田信玄却遭病魔缠身，心力交瘁。

数十年的梦想支持着他，信玄参拜了母亲、正室、长子的坟茔，辞别了心爱的妻妾，发动大军，踏上西上的道路。

这是武田信玄的奋力一击。在三方原，他战胜了德川家康，然而时不我予……

● 617

武田信玄，一代名将，这成了他最后的一搏。

跋 /851

附录一：武田信玄的治国政策 /853

附录二：武田信玄的战术与战略 /860


附录三：武田信玄身边的女性 /872

附录四：武田信玄年表 /879

甲斐武田氏系谱 /887

东海地区图 /888

关东地方图 /889



武田信玄

风

林

火

山

风之卷◎

一 风之卷

狂飙的日本战国时代，一位少年英豪——

二十岁，他在家老和百姓的支持下，兵不血刃，放逐了无道的父亲。自立为甲斐国主的他，随即以雷霆万钧之势进攻信浓……他努力开疆扩土，往复征战。他的旗帜上写着中国兵法家孙子的名言：『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

他的婚姻是政治性的，然而缠绵的情爱，萦绕着他的胸怀。

武田信玄，年轻的脉搏，充满欲望与野心。



早春孤影

晴信（武田信玄，名晴信，信玄为其法名）常常喜欢骑着马朝石水寺奔驰。那儿是他出生的地方。从设有武田城馆的踞躅崎到石水寺，也是策马驰骋的适当距离。

石和甚三郎和盐津与兵卫二人跟随在晴信身后。石和甚三郎和盐津与兵卫原来都是板垣信方的家将，但自从晴信在海之口城攻略战初立战功以来，他们就一直如影随形地跟在晴信身边。这是板垣信方的意思。信方的动向通过他们二人传达给晴信；晴信的一举一动也由二人向信方通报。因此，晴信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和他的父亲信虎，或者和以信虎为中心的政权所隔绝，事实上却对对方的情况了如指掌。

“晴信这个胆小鬼，他懂什么！”

当晴信俯伏在栗色马背上策马前进时，仿佛听到父亲在背后这样说道。

信虎有一双混浊的眼睛。他那混浊的眼睛里充满了对长男晴信的憎恶，却对次男信繁十分溺爱。这是由于晴信十六岁初上战场时，虽然用奇计斩了海之口的城主平贺源心，却原封不动地留下城池而撤兵，致使信虎非常气愤，每以此事作为谴责他的借口。每当他看到晴信，就骂他是胆小鬼，或者说他贪生怕死，不如去当和尚！不仅在口头上如此说，同时，尽管晴信在三年前已行过加冠礼，却一直不让他参加军事会议。当老臣们对他的这些作为实在看过去而加以劝解时，他那混浊的眼睛就会散发出异样的光芒，使老臣们噤若寒蝉。因为假如再多说几句，信虎便会目露凶光，手按太刀怒声斥责：“尔等无礼！”而在信虎的狂刀下饮恨而死的家将，已不止四五人。

甲斐国的地方豪族，世代为武田家将的前岛繁胜，因为他包庇反对今川义元的人，让他们逃进甲斐国，结果全族被赐切腹。这是四年前，即天文五

年的事。武田家的政务官们对信虎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失望，因而弃职潜逃国外则是不久前的事。

当晴信一面急驰，一面思量父亲的行径时，不免感觉父亲派出的刺客就紧追在后。

“把晴信这胆小鬼给我杀了！”

只要父亲一声令下，部属就会奉命行事。这是战国时代的常情，否则，违抗命令的人就会被判处死刑。

（父亲的眼睛已经混浊，而他的心智更是早已失常。然而，目前父亲仍然是甲斐国的统治者。）

虽然如此，晴信却不希望就此命丧父亲之手。

（那么，我应该如何因应呢？离开父亲，亡命他国？或者，把父亲……）

一股寒意掠过晴信的心头。这是不应有的念头。尽管所有的家臣都劝他讨伐父亲，但援助父亲本来是人子应尽的义务啊。

晴信向马挥鞭。当马儿急驰前进，寒风掠过耳边，他不禁喟叹自己不幸生为信虎的长男。同时，他再次想起了板垣信方曾对他说过的话。

（晴信公子，请暂时忍耐，少安毋躁。）

这时，马儿像是受了惊吓似的，突然乱了步伐，后蹄顿时直立起来。

马前有三十几位男女跪在地上。大部分赤着脚，穿着素白的衣服，骨瘦如柴，但眼睛发出炯炯的光亮。马儿发出嘶鸣而停住。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无礼！”

由后面追来的石和甚三郎和盐津与兵卫在马上怒骂着。但跪在道中的乡民们却丝毫不为所动。

“我们看见晴信公子路过此地，因此有事请愿。”

有个老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晴信下马：

“您不妨说说。”

晴信望着这些战栗的面如土色的百姓，心想他们必定是冒死前来，有事请求。这时，他立即联想到父亲信虎的所作所为。

“晴信公子，您已经从京都迎娶妻子回来，并育有子嗣，相信您能够谅解。假如世间出现鬼，企图将夫人腹中的胎儿剖腹取出，公子将如何处理呢？想必一定会把那鬼斩除吧。如今，这鬼就附在我国领主信虎公的身上，因此信虎公曾把孕妇的肚子剖开，察验胎儿。而且，这并不是一两人而已，已经有三个人因为这鬼魂，连胎儿一起命丧黄泉了。”

老人凝视着晴信的脸，目不转睛地说下去：

“草民等一直向领主缴纳地租，勤服劳役，并曾效命沙场。但是，既然领主如此残杀百姓，我们也不愿再听命领主，恳请公子务必把鬼魂驱逐出境。当然，这并非要驱逐信虎公，而是驱逐附在信虎公身上的魔鬼。”

当老人跪地叩首时，其他百姓也跟着他叩头。

晴信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无法应允替他们驱逐魔鬼，同时却对父亲像厉鬼一般的行为感到羞愧。如果这是事实，与鬼魅或禽兽何异？只能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狂人、疯子。

他对自己继承这鬼魅或禽兽般的血统感到耻辱。

晴信笼着马辔，拨转马头，一跃上马，挥鞭向前而去。乡民们的嗟怨声，就像遮天蔽地的诅咒一般，从晴信的背后追击过来。

晴信已不记得自己究竟跑过哪些路径，当他恢复神智时，已经来到踞踯崎馆的前面。

晴信一面调匀急促的呼吸，在数年前为他而建的新城馆前面下马，一面再度想起老人所说的令人骇异的事。

“真可怕！”

晴信自言自语地说，望着紧跟在他后头追来的石和甚三郎和盐津与兵卫，他们的脸色也显得非常苍白。两人仿佛犯了过错一般，并膝跪在晴信的脚下，低着头等待主人的发落。

“原来你们两个早已知情。”

二人以无奈的语气，齐声低语：

“是的。”

“为何不告诉我？”

他们没有回答，但脸上流露出即使那是事实，也不便告知少主人的表情。

“那么，信方也必定已经知情了？”

晴信说这句话并非要求二人回答。他心想：这件事不仅板垣信方已经知晓，同时，武田家的诸将必定也已耳闻，并使甲斐国的百姓议论纷纷。

“真令人为难。”

晴信终于明白，一旦父亲如同鬼魅、禽兽的作为传遍国内，必将使人心背离。父亲信虎靠着弓马，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征服甲斐的豪族，统一全国，然而，若就在这巅峰状态又分裂成原先的格局，他没法不感到惋惜。当晴信说这事令他为难时，心中所想的是他将来必将继承甲斐国领主的地位。

二人凝视着晴信的嘴角，保持沉默。

“为难！真令人为难！”

说完，晴信进入城馆。他想到这话将会通过二人传到信方的耳边。

“晴信公子，你终于明白了。”

他仿佛看到了信方说这话，并挨近他身旁的样子。

（总有一天，他会叫我背叛父亲。）

想到这里，晴信的心情更加低落。

晴信伫立在元配三条氏的居室前面，望着暮色苍茫的庭院。樱花刚刚凋谢，却没有其他的花能取代樱花来装饰庭院，景象显得十分寂寥和萧瑟。虽然百草尚未萌生，但十天后将变为浅绿色的庭院树丛笼罩着一团团的黑影，看起来仿佛有东西潜伏其间。

晴信觉得阴暗的庭院，就象征着自己心灵的黑暗。石水寺途中遇见的乡民们的面容及言语，至今仍萦绕在他的脑海，历历如绘。

房间里静静地传出拉开门扇的声音，晴信的视线从庭院转移到三条氏的居室。房间比庭院更昏暗，端坐在房里的三条氏的脸庞却显露出白色朦胧的轮廓。

“好暗。”

晴信原想说应该可以点灯了，但三条氏却装作没有发觉一般地说：

“您的脸色更阴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您如此忧心忡忡？”

虽然看到他脸上的愁容，三条氏的脸上却没有丝毫忧虑的样子。她像平常一样正襟危坐着，并直视着晴信。

“今天碰到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

晴信简短地说。

“不愉快的事？假如是这样，那么贱妾每天都遇到。住在这儿，没有一件事是令人开心的。”

三条氏是京都公卿之女。她从来不说在这个穷乡僻壤生活，比起多姿多彩的京都，是如何的单调而令人窒息。她将所有的不平和怨愤，隐藏在冷淡的表情之后，只用一些抽象的辞藻表达出来。当晴信恢复轻松的表情挨近她时，她说：

“能不能把事情告诉我？”

“最好不说，说了会令人感到恶心。”

晴信一面敷衍，一面试图找出更适当的话题。

侍女阿谷适时地点燃了烛台，房间顿时明亮起来。

“那也无妨，请务必告知此事。”

三条氏的细眼中，闪出一道犀利的光芒。

“那我就说了。”

晴信对倨傲的三条氏，一向是惧让三分。自从她以三条左大臣公赖之女这高贵的身份下嫁于他，便一直如此。三年前，即晴信十六岁时，由今川氏做媒，将三条氏从京都迎娶回来。

三条氏年长晴信三岁，时为十九岁。晴信原以为一个出身京都公卿世家的女子，应该是肤色白皙、身材娇小而面容姣美的女性；然而，她除了肤色白皙外，与他的想象完全不同：一副大脸盘、粗大的身躯、严厉的细眼及平平的姿色，更加重了晴信对这桩政治婚姻的空虚感。

“今天我去骑马，突然出现一群乡民跪在地上，拦住我的去路。”

晴信把视线放在三条氏的膝上，开始叙述。

“真无礼，有没有将他们给杀了？”

晴信回答没有，同时，他对三条氏那若无其事的问话感到惊讶而抬眼望她。三条氏神色自若，晴信眨眨讶异的眼睛，心想这位公卿之女可能不知道杀人是何等悲惨的事，所以才这么说的吧。

“乡民们是为了父亲的事而来请愿的。”

他这样做了开场白，叙述有关父亲的作为。当他说到父亲剖开孕妇的肚子察看胎儿时，想到手段之残酷，不禁为之歛衽。

“他到底剖过几个女人的肚子？”然而，三条氏却不为所动，冷冷地问道。

“听说是三个。”

“只有三个吗？不过，老爷的做法也够奇特的了！”

三条氏转眼望着陪侍在旁的阿谷。自从晴信开始叙述这件残酷的事情以来，她便因为恐惧而不住地发抖。三条氏嘴边露出浅笑，向正在颤抖的阿谷说：

“阿谷，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感到害怕？”

晴信似乎已从三条氏的浅笑，看出她个性的冷酷。不论她是生性冷酷，或者麻木不仁，三条氏浑身上下，丝毫没有一点女人的温馨。

“只是这样而已？”三条氏催促他继续往下说。

“就这样而已。”

“真无聊！”

三条氏的语气似乎在说，不仅话题本身很无聊，同时，把话告诉她丈夫的人也很无聊。说完就把脸侧了过去。

“你说这件事很无聊？”

晴信站起身来，不由自主地想离开三条氏。否则，他可能会因寒冷阴沉的气氛而窒息。

“你这就要回去了吗？我叫阿谷送你。”